

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学教学的适用性

王 凤

(重庆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065)

摘要:文学教学对大学英语教学具有很大适用性。首先,文学教学与大学英语教学提高学生综合文化素养这一教学目标一致。文学文本为学生提供一种进入其他文化的途径和模式,它对文化的独特呈现方式更能有效地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其次,文学教学提供一种语言模式。它采取一种自上而下、从整体到局部的方法,让学生从文学经验开始,渐渐融入语言学习,激发语言意识。最后,文学教学与交际教学法相契合。文学文本因为其主题的丰富性、内容的广泛性、意义的潜在性而富于极大的口语潜能,是有效实施交际教学法的极佳平台。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学;文学;文化素养;语言学习;交际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G63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2)01-0082-05

近年来,中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早在2005年,国内就有学者针对大学英语与专业英语之间的普遍分野现象,主张公共英语教学的专业化与专业英语教学的公共化,被认为是一条理想的改革途径^[1]。但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种双向公共化的理想并未付诸实践。以大学英语教学为例,其总体上仍然或隐或显地以提高学生的四、六级通过率为旨归。虽然有些学校也为非英语专业学生开设了一些英语专业课程,如商务英语、英美概况、旅游英语等,但在这些被公共化的热门专业课程中,笔者认为最能体现专业化性质的英语文学课(文中所称“文学”皆指英语文学)却往往受到冷漠。

其实,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就连英语专业的文学课都逐渐陷于尴尬境地,更遑论其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地位了。这主要出于人们的以下一些误解:第一,文学远离实际生活,不如翻译、商务、经贸、旅游等具有实用性和实践性,而经济全球化凸显出的英语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其作为语言工具的实用性和实践性;第二,文学作品一般较难,只有语言水平达到较高程度的人才能阅读文学作品,因此大学英语教学中实施文学教学也就存在一定困难。本文主要针对这些误解,沿英语专业课程公共化这一总体思路 and 理念,从理论上探讨大学

英语教学中文学教学的适用性,主要从它与教学目标的一致性、与语言学习的適切性以及交际教学法的契合性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以此补充并促进以语言技能训练为主的现有大学英语教学。

一、与教学目标的一致性

教育部办公厅于2007年公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以下简称《要求》)中对教学目标的描述是:“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2]。解读这段文字可以发现,它其实对大学英语教学目标做了双重设定,即在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促进其综合文化素质,两者之间是一种并存而非层递关系。因此,如何在增强学生语言技能的同时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应该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的重点。

但是,目前大学英语教材编写大多只注重了前者。经过专家的精心筛选及编译,这些教材在词汇句型等语言知识点及其训练、听说练习等方面的确无可厚非,在指导学生了解目的语文化、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方面也具有一定的指向性。但

收稿日期:2011-11-20

作者简介:王凤(1971-),女,重庆铜梁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西方文论与英美文学。

根据笔者多年来使用多种教材的经验,这些教材所选课文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包涵性以及趣味性对培养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则尤为不及。因此,教学过程中,学生几乎没有机会和动机亲身体验、品味、欣赏文化或质询一些文化假设,而只是依靠教师讲解些许文化知识点。

如果说老师的点滴讲解就能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这未免将文化素养过于简单化了。它意指大学生对自己的生活环境、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意识能力、洞察能力和反应能力,并能够对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宗教等人文学科领域的知识进行理解,在此基础上培养和提高自身的欣赏力、审美力和表达力。只有培养具有这种文化素养的人,才能达到《要求》中所设定的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这一目标。显而易见,仅仅通过现有的大学英语教材进行教学远远不能达成这一目标,因为它不足以作为对大学生进行通识教育、拓展知识视野、培养其欣赏和审美能力的途径。而文学教学则恰恰极大地弥补了这一缺陷。

从英语“literature”一词的意义渊源来看,它最初指的是一个人的人文学识和文学素养。约翰逊博士(Doctor Johnson)对诗人约翰·弥尔顿的描述中就写道,“他的人文学识和文学素养(literature)无疑是渊博的和精深的。他懂得所有那些被认为是深奥的或礼貌的语言”^[3]。此处的文学就是指弥尔顿的学识。直到1812年,“literature”作为“写作集合和总称”的普遍意义才出现。那么,从一个人具备的学识发展到写作产品,“literature”这两种词义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即作为写作产品的文学蕴含了提高一个人人文学识和文学素养的潜力。这种潜力在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那儿得到了极力肯定并拓展。阿诺德将文学视为人们所言、所思中最好的事物,认为文学知识不仅对于个人的批判性思维和道德健康有益,而且可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文学教育“是一种使社会中处于低层地位阶级的下一代得以文明化的方式,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大部分权利将掌握在这些人手”^[4]。因此,在他看来,诗歌远非供人消遣的愉悦产品,而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和层面,文学教育可以保证英国的将来以及低层劳动阶级的将来。阿诺德对文学教育的作用和功能的阐述对我们当下认识文学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在课堂上使用文学文本的明显优势就是它们

为学生提供进入其他文化的途径,如同格里安·拉佳(Gillian Lazar)所称,“文学文本……使得读者对一些社会的、政治的和历史事件产生意识,这些事件形成了感觉或行为的背景,为读者提供洞察文本可能得以产生的条件”^[5]。换言之,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不同的文学现象,文学作品恰恰反映了这些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通过阅读和学习文学文本,学生能够从系统的、宏观的视角把握一个时期的文学现象,把这些文学现象置于它们所处的特定环境,从而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作品,同时又吸收相关文化知识,拓展文化视野,提高文化了解度,形成自己的判断和思想。在此过程中,自身的人文素质、文学欣赏力以及知识能力获得极大提高。

课堂上使用文学文本的另一优势是它们能够更有效地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文学就是模仿”的古典定义主宰了西方文学理论界近两千年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认为文学就其实质而言就是现实生活和社会中人类困境、冲突以及渴望的一种文本再现也就顺理成章了。再进一步而言,既然文本以人类自身的状况为潜在表现内容,且经过作家精心的情节设计与布局,那么,解读文本的过程就成为一个激发读者强烈的情感反应的过程,因为解开小说的故事情节,或对戏剧的对话进行解码,比直观机械的、静止的社会现象讲解更有效。它要求读者产生个人反应,鼓励他们充分调动自身的经验,获得对文学的直接感受与体验。柏拉图将诗人逐出理想国,主要是因为它们为读者提供感性的意见而非理性的哲学,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首先引起观众的恐惧和怜悯,贺拉斯(Horas)认为文学进行教诲的同时又给予愉悦,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认为小说以其趣味性为主要特征,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主张快乐阅读,以及哈罗德·布鲁克斯(Harold Brooks)认为艺术教育就是一种完美的人类情感教育等等,无不说明了文学的感知审美功能。

由此观之,文学通过感性的、审美的方式,为学生提供认识自我、认识他人、认识社会、认识世界及整个人类境况的一面镜子,而这面镜子是朝向每个人的。如果说对自己所生存环境的认知是一个人得以成功的必要前提,那么,这种具有普适性的实用性难道不比那种如鼠目寸光般只企及眼前利益的实用性更有利于自身和社会的发展,更有利于人类的完善吗?

二、与语言学习的適切性

如《要求》中所规定,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学以英语语言知识学习与应用技能培养为主要内容之一,大学英语教材也基本上以教学大纲中列出的语言知识点为中心。虽然这些教材也提供了课文作为理解这些知识点的语境,但这些单篇课文缺乏情节悬念性、故事生动性及延续性,很难将学生融进语境,英语的学习因而被简化为一种单调的、孤立的、以自我为目的的知识点的操练。能弥补这一缺陷的文学文本却往往被排除在外。此种现象产生主要是因为以下误解:文学作品较难,要求具有较高英语语言水平的人才能阅读,而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水平受到极大制约,因此,文学文本不适合作为语言学习材料。就其实质而言,这种误解产生于两个错误的假设:第一,文学语言是一种很难的语言,因此,只有语言水平较高的人才能阅读;第二,学习语言与阅读文学作品是两个分离的过程。

那么,文学语言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呢?早在1961年,彼娄斯(F. L. Billows)就断言,“将诗歌从语言课程中排除,就等于弃绝一种对吸收有用语言极为有效的方式,等于抛弃了使枯燥的、冷冰冰的词汇更富有人性的机会,也等于抛弃了让我们脱离教材作者缺乏活力和想象力写作的希望”^[6]。因此,文学语言应该是一种充满活力的、促发人的想象力的、富于生活气息的语言,它对于学习者非常有益,学习文学就是一种学习语言的捷径。与此观点相似,约翰·鲍威(John Povey)也指出,“文学提供了种类最广的、意义最丰富的词汇和句型。它提供了语言使用最有效、最精微、最富联想意义的例证”^[7]。因此,文学隐含并呈现了英语语言的潜力,对于那些在英语语言方面水平成绩有限的学生,它起到了一种鼓励与引导的作用。

尽管如此,正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文学文本的语言通常可能较难,因为这种语言常常偏离普通遵守的语言规则,如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所称的,文学语言在于其对日常语言的“陌生化”效果。并且,像但丁、弥尔顿、莎士比亚、伍尔夫、乔伊斯及福克纳等作家的文本的确让普通读者望而止步。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语言能力强的人才能学习文学作品。首先,教师在选择文学文本时可以参考学生的英语水平状况选择难度不同、体裁

不同、时代不同、长度不同的文学作品。其次,如果原著对学生具有较大难度,教师可选择删减本或缩写本,甚至儿童文学作品。这类文本虽然显得简单,容易让学生对文学本质的理解简单化,但有利于老师进行语言知识的设计和练习。最后,由于文学文本固有的普适性经验特征使得学生能够比较容易融入文本世界,追寻别人的经历、生活、事件的意义,并将自己的经验纳入审美体验来阐释和理解文本。在此过程中,学生的注意力就从自身的语言能力缺乏转入到对文本的理解层面上。如果教师充分利用这一点,设计一系列的任务指导学生作品的意义进行解码,就会鼓励学生发展全面的语言意识。如学习布莱克的《老虎》一诗可以让学生注意十八世纪的英语,提高他们对不同语域及使用语境的意识;学习菲茨吉拉德(Fitzgerald)《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的叙事结构可以提高学生对于时态和时间副词的认识,分析阿尔比(Albee)《动物园的故事》(The Zoo Story)可以提高学生对对话文本的理解。如此,教师既提高了学生的语言意识,又发展了他们的阐释能力,使得他们在与人交流时能够准确理解对方话语、恰当表达自己。

以此观之,文学语言的特征并不在于它是一种具有高难度的语言,使得英语水平较低的学生在它面前退却三分。它所谓的“难”在于它作为再现文本与指称文本的差异:指称文本只是传递信息,不需要读者的情感参与;再现文本要求读者以自己的想象重构文本世界,要求读者以自己的情感体验文本世界。那么,以文学文本进行语言学习相对于单纯的语言学习的优势就是,它可以让学生从文学经验开始,渐渐融入语言学习。也就是说,它采取一种自上而下、从整体到局部的方法。因此,语言学习与文学学习之间也就不再存在二分之说。文学作为一个语言与意义齐聚的场所,应该被视为语言学习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文学文本中探讨的问题和情形为复杂句法的语境化教学和练习提供了基础。有鉴于此,学生的文学文本经验不应该因为教师对他们基本英语语言技能的不恰当的判断而被不恰当地推迟。

三、与交际教学法的契合性

目前,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中盛行的交际教学法与文学文本本身具有的潜在性交际特征非常契合。交际教学法主张课堂活动不应该

以语法结构来组织,讲话过程中犯错误是语言习得中的一个阶段,围绕与学生相关并让他们感兴趣的开展课堂活动比无意义的训练更能促进学生的语言习得。交际教学法的理论奠基者米歇尔·卡奈尔(Michael Canale)与麦里尔·斯旺(Merrill Swan)提出,如果一开始就将重点放在表达自己的意思上,而不是放在所说话语的语法性和准确性上,语言学习将更为有效^[8]。也就是说,交际法满足学生表达自己感情思想和交际需求的愿望,因此特别注重课堂上师生之间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尤其是后者。互动活动包括开放式提问、学生之间的对话、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等等。但不论采取何种形式,所有这些活动都意在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中心和主体,积极而非被动参与语言学习。要达到让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的目的,教师就应当首先激发学生的强烈兴趣,而根据鲍尔斯顿和布鲁德(C. B. Paulston & M. N. Bruder)的观点,“要让学生具有强烈兴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学生发表对阅读物的看法”^[9]。

相对于其他以揭示信息为目的的阅读文本而言,阅读文学文本对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来说,提供了两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促使学生积极运用语言进行思考和理解文本世界;第二,促发学生利用自己的世界经验来阐释和理解文本世界,直接参与和进行体验。这为学生的输入和输出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来源,如加都斯科(Linda Gajdusek)所称,“文学文本提供更具有交际性、基于内容的语言教学”^[10]。这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文学文本不以揭示信息为主。如爱尔兰诗人彭斯(Robert Burns)的诗歌“My Lo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并不意在向读者传达爱尔兰文化中玫瑰代表美这一文化现象和信息,而是对这种目标文化的知识使得学生意识到关于诗歌的一些东西、自己的文化以及关于自身的东西。因此,学生可以就自己文化或其他文化中美丽女性是否会被比作玫瑰进行探索,随之关于每种文化中美的暗喻的讨论也会产生。这样,基于一种文化的和跨文化的理解,诗歌成为促进学生联系文本经验和自我经验进行表达的媒介,而不是用来教授和传递文化信息。

第二,学生阅读与理解文学文本的过程,实则是一个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生活经验与作者进行交流的过程。这种交流既是情感性的,又是知识性

的。尽管在这种交流过程中会发生误读现象,因为作者在写作时假定读者与自己具有相似的文化经验、文化知识,读者在努力阐释所接受的语言线索时,自然会利用自身获取的经验和背景,误解或误释就会随之发生,尤其对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读者。但是,学生对自己阅读的文本真正感兴趣的话,虽然在词汇、句法、语义上会犯错误,但这并不会成为他们交流的障碍,因为“当学生在作品人物中发现自己的身影时,语言和课程就不是任何障碍了”^[11]。而且,随着交流的深入和情感的融入,这些错误将会逐渐减少。

第三,文学文本因为其主题的丰富性、内容的广泛性、意义的潜在性而富于极大的口语潜能。那么,基于文学文本的讨论就为学生进行广泛输出提供很多机会,引起大量的互动,产生较大的反应,促进真实的情感参与。同时,学生之间谈论文学可使他们互相了解彼此对同一问题的见解及世界观,反过来又以新的方式去发现文本世界,更新自己的体验。与阅读文本时一样,学生在输出过程中错误在所难免。但既然错误是语言习得过程的一个必经阶段,况且如库伊(Mary Kooy)等所称,由于文学文本的高情感参与要求性,学生的焦点“会从自身的语言不足转到要分享的知识”^[12],故这些错误不会成为讨论的障碍。

基于上述文学文本的交际性特征,它应该受到交际教学法的重视。教师鼓励学生就文学文本进行交谈、积极解决针对文本经验的有目的的、指向性问题,让学生根据语境猜测和解码,同时设计一系列的活动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如角色扮演、主题讨论、情境再现、舞台表演等等,并可以进行写作等拓展活动。但是,这种提供具有强烈互动性、基于实质性而非琐碎内容的课堂活动潜力的文学文本还没有受到交际教学法的普遍和充分重视。

以一种功利的视角来看待英语语言学习,我们的大学英语教学就会遵循一种简约式的实用逻辑,从而对文学文本嗤之以鼻;以一种静态的、停滞的目光看待英语学习,我们的大学英语教师就会以自己的语言经验用以对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进行不恰当的判断,将之限定在固定的一个点上,从而将文学学习与语言学习割裂开来,进行分化;以一种传统的眼光看待文学,我们就会对文学刺激认知机制的方式和动机性视而不见,从而忽略

其潜在的交际性,损失了一个有效地促进交际教学的重要来源。

既然《要求》规定,大学英语学习不仅是关于英语语言知识和技能的,也应该为发展和提高学生综合文化素质提供一条途径,那么,能够使学生在语言上受益、审美上产生愉悦、交际上积极参与、视野上得以拓展、人文素养上得以提升的文学,又为何不能成为我们大学英语教学的素材呢?推而广之,文学教学对于克服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尚存的“重技能、轻人文”弊端也不失为一剂良

药。虽然以“文以兴邦”、“文能治国”来表明文学的作用有夸大其词之嫌,但在当今一切以商品经济和资本消费为逻辑的社会中,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的确令人痛心疾首。也许,通过对文学文本的浸润和体验,学生会自觉意识到文学文本中“乌托邦”理想的现实意义性。鉴于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实施文学教学既可以达到课程目标,也可以重铸人文精神;既可以带文学走出全球化所带来的“边缘化”困境,又可以为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和通识教育的复兴点燃希望之火。

参考文献:

- [1] 张杰. 公共英语教学的专业化与专业英语教学的公共化——我国高校英语教学改革的必由之路[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11): 28-31.
- [2] 教育部办公厅.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EB/OL]. (2007-09-26)[2012-01-01]. <http://www.chinanews.com/edu/kong/news/2007/09-26/1036802.shtml>.
- [3] Samuel Johnson. Lives of Poets[M].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1880:38.
- [4] Matthew Arnold, Thomas Arnold. Their Influence on Education[M]. New York: Scribner, 1898:104.
- [5] Gillian Lazar. Exploring Literary Texts with the Language Learner[J]. TESOL Quarterly, 1996(30,4):773-776.
- [6] Billows F L. The Techniques of Language Teaching[M]. London: Longman, 1961:238.
- [7] Marianne Celce-Murcia, Lois McIntosh.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or Foreign Language[M].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Publishers, Inc., 1979:162.
- [8] Michael Canale, Merrill Swan. Theoretical Bases of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J]. Applied Linguistics, 1980(1,1):1-47.
- [9] Paulston C B. Bruder M N.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M]. Boston: Little, Brown, 1976:159.
- [10] Linda Gajdusek. Toward Wider Use of Literature in ESL: Why and How[J]. TESOL Quarterly, 1988(22,2):227-257.
- [11] Monroe Engel. Use of Literature[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240.
- [12] Mary Kooy, Jan Wells. Reading Response Logs: Inviting Students to Explore Novels, Short Stories, Plays, Poetry, and More[M]. Portsmouth, NH: Heinemann, 1996:115.

The Applicability of Literature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WANG 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65,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rgues that literature has applicability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t can improve students' cultural awareness, aesthetic understanding, and language capacity. What's more, the teaching of literature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Keywords: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literature; cultural awareness; language learning; Communicative Approach

(责任编辑:洪林)